

從柏拉圖「饗宴」中一段文字的三種中譯

## 看「美的觀念」的發展情形

□ 阮義忠



筆者按：這是一種比較特殊的討論角度，當然不是很正式的理论探討，但却極力的在尋各種可能性對美學做有效而實在的研究，是形而上體系在美學的新估價，由於其間之討論乃藉三種中譯文字來進行的，故也間而有「書評」的色彩，這是想極力避免而避免不了的，特此聲明。

柏拉圖在其著名的「饗宴」(Symposium)一篇中的二十九節，有這麼一段文字是很常被引述的：

And this is the way, the only way, he must approach, or be led toward, the sanctuary of love. Starting from individual beauties, the quest for the universal beauty must find him ever mounting the heavenly ladder, stepping from rung to rung—that is, from one to two, from two to every lovely body, from bodily beauty to the beauty of institutions, from institutions to learning, and from learning in general to the special love that pertains nothing but the beautiful itself—until at last he comes to know what beauty is. (註1)

而對於這段文字，在筆者所見到的三種中譯文字中就有很大的差別。其差別所引起筆者的興趣，並不是譯筆的忠實與否；而是三種譯文的角度問題。這實在很值得對美學有興趣的人玩味。

首先我們看唐鉞先生的譯文。該文的引述出自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 小說家亨利·詹姆斯之兄)所著之「宗教經驗之種種」一書的第三講「實有無形者」(見環宇出版社萬年青文庫該書之五十八頁。)譯文如下：

「真正的進行次序，應該是利用世上的各種美，作為階梯，從它攀升，以求那個別種至美，由一進二，由二進到一切美的形式，由美的形式進到美的形為，由美的行爲進到美的觀念，一直到他由美的觀念達到絕對美的觀念，由是最後就知道美的精髓了。」

接着再看顏元叔先生的譯文，這是刊於西洋文學批評史(William K. Wimsatt, Jr 和 Cleanth

Brooks 合著）中譯本的十一頁——十二頁！該書的引敍少了頭一句，不過這並不重要。譯文如下：

「從愛個別的美麗肉體，進而愛一切美麗的肉體，再從肉體之愛進而愛形式之美，從形式之愛進而愛行為之美與觀念之美，直到最後，他乃浴於『美之大海』。」

這兩種譯法實在差得十萬八千里。從顏先生這段可看出，原著者可能是在大意上引敍柏拉圖的意思，而沒照直譯出來。或許兩書的著者所用的是不同版本的英譯，（這點可從兩書中看出，「宗」一書柏拉圖的這篇英譯名為 *Baquet*，而「西」一書則為 *Symposium*。）（註1）再加上唐鉞和顏元叔兩位先生的譯筆，差別就更大了。但是當筆者看到另一種譯文時，興趣就濃了。它是出自吳錦裳先生所譯的「饗宴」全文。（見《協志工業叢書》該書的第一〇九頁）

「從地上各種美的東西，朝向最高之『美』恰如爬梯子一般；不斷地爬昇，先從一個『美』的肉體再到多個，再從多個到達所有的『美』。從『美』的肉體又到『美』的職業活動，又從『美』的職業活動升到學問，更從這些學問達到那『美』本身，結果它意味着直到認識『美』的本質為止。」

這段和唐鉞先生的有很大的距離，和顏元叔先生就比較接近了。兩位先生雖皆以肉體美為出發點，但發展出來的系統又全然不同。筆者並不諳於翻譯，不敢私自認為那位先生的譯文較為忠實。由於三位先生的翻譯角度，使柏拉圖的這段文字以戲劇性的姿態出現。所以筆者就壯膽的撇開譯筆的忠實性問題，在這不同的角度做一個比較性質的分析，並藉此看看「美的觀念」發展的情形。

現在讓我們將三位先生的譯文簡化成下面的線索：

- ①唐：世上的各種美↓個別種至美↓美的形式↓美的行為↓美的觀念↓美的精髓。
- ②顏：愛一個美的肉體↓愛一切美的肉體↓愛形式之美↓愛行為之美↓愛觀念之美↓浴於美之大海。
- ③吳：一個美的肉體↓多個美的肉體↓所有的美↓美的職業活動↓（美的）學問↓美的本身↓認識美的本質。

我們先從①說起：唐鉞先生是個前輩，「宗教經驗之種種」譯於民國十年左右。筆者並不熟悉他在當時的著作成績。不過，從他替樊炳清於民國十四年出版的哲學辭典作序（另有蔡元培的序），就可以曉得他在哲學研究上的名氣。因此，在三人當中，他算是前輩。由於柏拉圖的這段文字是被詹姆斯引在宗教上的討論，所以免不了我們也要以宗教的立場來看它。詹姆斯在引鉞這段文字之前，有一段是討論宗教的抽象觀念，該文如下：

「我們可以被抽象觀念絕對地決定，這是人性的基本事實之一。由於它們會被「磁化」並「磁化」我們，我們回向它們，背向它們，追求它們，憎惡它們，祝福它們，就像它們是這許多具體的東西一樣。並且它們是『實有』（beings），是在它們所居的區界內實實在在的東西，就像常變的可感覺的東西在空間內是實實在在的一樣。」（見該書的五七頁）

該文很清楚的告訴我們：抽象就是實有，抽象能磁化我們，而「觀念」就是這種抽象之一。而緊接着，詹姆斯又將宗教和「觀念」討論在一起，我們不必照文重抄，它的大意是如此：

宗教被當成「觀念」在近來是越趨於普遍了。「上帝」以前是那麼真實的一個人，現在也逐漸被觀念化了。目前甚至有一種沒有上帝的教會，而且很普遍的傳佈全世界，這個教會叫做「道德會」(Ethical Societies)。他們所崇拜的是那抽象的神聖。而「科學」在好多人的心靈需要上，當真的代替了宗教。

詹姆士很明確的指出：宗教並不在於它本身有其贖罪的力量，而是由於其道德的抽象觀念使人們感到自己得救了。然而藝術也是如此；藝術亦非其本身對我們實際生活有能幫助的力量，那是因為「美」這個抽象觀念使我們的生活對它有着一種歸向。藝術也有其「上帝」，這「上帝」分別以宗教戰爭的道德面目，人類命運的悲劇喜劇精神狀態，人生中生老病死的生活面貌……出現；每一年代的藝術品各別以其時代的「上帝」為中心，做為歸向，說明，傳達，表現的對象。時代的演變，今天藝術的上帝也變成「工業」的面貌，而且逐漸的影射到自己身上。有些藝術家以其極端的自我主義去發展他的藝術，他們往往以自己取代了一切而成為自己藝術創作中的上帝。當然，這不過是生命的態度問題。因為人必須依賴某種東西做為他生存的基礎，對外在和對自己都同樣是依賴，而這依賴的對象都脫離不了「觀念」。人依賴「觀念」而生存，這在原始社會中就有的現象。「圖騰」本身就是一種「觀念」的假設品。我們現在就以唐鉞先生這段譯文的「美的觀念」形成，和「圖騰」的產生做一個比較：

文中「美的觀念」是由「美的行為」所達成的，「美的行為」又是由「美的形式」達成的，「美的形式」是從世上的各種美到個別至美之認識後得到的。世上的各種美也就是世上的各種美的「殊相」，而個別至美也就是這些「殊相」的「共相」，我們套進圖騰時期的原始人來看；每人都有其生存上的恐懼，也許有的人怕被老虎吃掉，有的人怕打不到野獸吃，……這是每人不同的恐懼，而他們都是怕自己會死，這就是所謂的「共相」。也就是「個別至美」的意義（當然此處的美並非是相等於死，而是說在某種意義下，死以及任何事都可以

相等於成爲美的原因。)；當然啦，大家都怕死，所以他們就會想辦法去避免它，每個人用各種方法去努力，滄形中這些努力使他們彼此樹立了一個原則，以爲要這樣做就可以逃避它。這個逃避原則就相等於「美的形式」(此處的意思乃是指，感覺及方法的原則在某種意義下可以相等於美的形式)。既然原則有了，人們就會想辦法照着去做，「做」，就形成了「行爲」，但「行爲」和「觀念」有一道鴻溝在，正如人想不死，但一定會死，因此他們遂有了一種想法，以爲「生殖」是他們的救星，他們的生命會因自己的後代而一直延續下去，所以對「生殖」本身就有了一種崇拜，這也就是相等於柏拉圖的「美的觀念」之成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那時代留下來的「圖騰」物正是他們對那崇拜對象的假設品(因此，很多圖騰皆以生殖器和一些與性有關的造型爲對象)。那時代留下來的圖騰，雖然是由解決自己生存上的困惑而做出來的作品，在今天我們看來仍是這麼富有魄力，這麼美，這麼有生命，這是因爲它們是對「觀念」的歸向而產生的。所以，「美的觀念」是決定「美」之存在性最正確的關鍵：一件創作品如果它不是從創作者的心理背景發展出來的(非由殊相出發)，則它就是虛偽的。如果這個心理背景沒有擴大衆的心理「共相」，那它就不能感動人。如果他在追求這個心理原因的過程中有所失誤(沒把握其「形式」)，有力不從心之感(沒能展現其「行爲」)，則這件作品就不是成功的。因此他所完成的作品就沒辦法有相當的成績(沒有發現「美之觀念」，無法歸向它)。由此觀之：「美的觀念」是由個人的實際需要，變成大衆的需要基礎，而在追求中，這些需要被象徵化，以至於成爲一個抽象的觀念，而在這「觀念」中，人們的感覺被純化了。也就是所謂的「美感」。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肯定，唐鉞先生的譯文很有一套，並且讓人很清楚的了解「美的觀念」之形成狀況。

接着我們再看②，顏元叔先生的翻譯線索。

在原書(西洋文學批評史)的這段譯文引敍之前，有幾處都提到「觀念」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原著者在說明柏拉圖的知識界域可分成四層這點：

最低層是感官印象

第二層是約定俗成的信任，即吾人對不停變遷的世事賦予一種共同的認識性的信任。

第三層是知識境界，內含事物的數字與幾何圖案的推算。

第四層，也就是最上層乃是對永恒存在的形式或觀念所有的直覺與真知。（見該書的十一頁）

如果我們單看這個發展路線，則可以發現這裏所說的和唐鉞先生的譯文意思完全是相通的。第一層的感官印象即相等於大家怕老虎吃、打不到野獸；第二層的約定俗成的信任，和對世事賦於共同的認識性的信任，即相等於每一個人都同樣的知道自己會死。第三層的知識境界，即他們對死的逃避，逃避的方法產生了原則，這乃是知識；第四層對永恒存在的形式或觀念所有的直覺與真知，乃同於他們對「生殖」所產生的觀念。這樣對照下去，並沒什麼出入，但該文一經譯出，就大不相同了。

首先我們要說：「觀念之美」、「行為之美」、「形式之美」，這都是譯得不很恰當的。觀念、行為、形式本身都能具有「美」的可能，但「觀念之美」和「行為之美」、「形式之美」則是完全不屬於同一範疇的美感。照這樣看，則這段譯文的意思就變成——由愛「形式之美」，到愛另一個範疇的「行為之美」及「觀念之美」。而這種從不同範疇的美之愛好的轉變是怎麼發展的呢？這是個大問題，也是個死結。我們相信這是犯邏輯、語意錯誤的一個句子。這也許是原著者引絃得不清楚（註三）。不過我們可以撇開這個錯誤，將語意部份廓清後，來看這段翻譯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一位情人，從個別美麗的肉體，進而愛所有美麗的肉體（此處乃指同性戀，而且是專指男性同性戀，這在「饗宴」一書有很多地方都討論到）。再由肉體美逐漸昇華到對「美的形式」的認識，繼之進展到「美的形為」而領會「美的觀念」。這裏有一點很值得注意：為什麼柏拉圖只提到男性同性戀的肉體愛，而不將異性戀及女性同性戀的肉體愛列入領會「美的觀念」的途徑呢？這是他對純粹肉體愛和肉體美的看法。因為異性愛能生殖，所以屬於生育美，而生育美則是包含了對下一代的情感寄予（見「饗宴」二十五、二十六節）因此也就很難達到「美的形式」的境界。而女性同性戀也就因為女性本身即是生育

的象徵，因此也是不適合的。男性同性戀則是「他們雙方在心靈上尋求着另外某些東西」（見「饗宴」第十六節），這種尋求即使他們越進了愛「所有的肉體美」的努力。而當「愛者與所愛的少年，朝向同一目標邁進的時候，雙方就得依照本身的『規律』（law）」，（見「饗宴」第十一節），這律法就促成了「美的形式」的成立。而使他們藉此進展到「美的行為」而領會了「美的觀念」，故在柏拉圖看來：男性同性戀的肉體愛是達到「美的觀念」的適當途徑。因此，領會「美的觀念」的途徑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說：「美感」的感覺屬性有其範疇的；並非每一種感覺的發展都可以形成「美的形式」而造成「美的行為」進而領會了「美的觀念」。簡單的說：並非每一種感覺都可以發展成「美感」的。由此觀之；不管顏先生的這段譯文有無語意錯誤，但它仍不失其自己的角度。

最後我們看③，吳錦裳先生的譯文：在前兩句吳先生和顏先生的譯文都相同，都是從肉體美入手，但後面就不同了，吳先生的譯文突然從「美」的肉體轉到「美」的職業活動，又從「美」的職業活動升到學問。什麼是「美的職業活動」，什麼又是「美的學問」，它們又怎麼的從肉體美越進，這裏都沒有線索讓我們去了解。這是三種譯文中最說不通的一個，如果不想讓它這麼沒有成績的話，我們只有替它解釋一番了：它的意思可以說成這樣——「要領會『美』是有方法的，這個方法就是從同性戀的肉體愛出發，然後形成一種對『美』的追尋力量（此處乃是『職業活動』的用法），接着用一種屬於『美』的法則（即『學問』之用法）去達到『美』的本身，結果就認識了美的『本質』。」但，這仍是很含糊籠統的，不過我們也只能如此推敲，因為吳先生的譯文就是這個樣子，在這段似通非通的譯文中，有一點我們是可以確定的，就是要認識美的本質是有特定的方法，唯有這種方法才能了解美和表現美。

唐、顏、吳三位先生的譯文雖然如此不同，但其中却很偶然的有一種巧合存在。我們可以將這個巧合整理出來，而成爲一則較完整的「美的觀念」說。唐先生的譯文說出了「美的觀念」的發展情形；顏先生的譯文指出了形成「美的觀念」的原因是有限制的；吳先生的譯文也含糊的表明體會「美的觀念」是有方法的。這其間

的巧合整理出來，用一種比較不「概念」化的語句，並且以我們今天的生活立場去寫出來，就變成下面這個樣子：

人類因為其生命本身受到某種形式的威脅，而這個威脅逐漸形成了他意識上的困惑。他要逃避它，唯有找出這威脅他的形式在他生命中所產生的作用。而將這個作用外現出來，外現的工作乃靠他的感覺對這威脅的領受去表達，因之使這個內在的威脅形式變成外在的一個感覺的形式。而這種從意識的形式轉成感覺的形式的過程，即是將不具體的精神化成具體的物質的工作，這也就是人對生命威脅的逃避，也就是「創作」。在這個逃避（創作）過程中，人類的那些能感受到這威脅的感覺遂被過濾成單純的美感，此所以會被過濾乃在於生命的解脫之感。而「解脫」即真正的「美的觀念」。

上面這段立論的骨幹是唐先生的譯文的變型，而細節部份分由顏先生及吳先生的譯文的含意來湊補；如「領受這威脅的感覺」即是顏先生譯文中，感覺的先天屬性的延伸（有些感覺是無法領受那種威脅的）。而「過濾」則可以說是吳先生譯文中的職業活動的隱義。由於筆者的目的不在於討論三種譯文的忠實問題，所以並沒有再說下去的必要，不過讀者自己倒可以從文中看出來，到底那個譯文比較適合我們的需要。不管如何，我們這一個「美的觀念」的整理工作是從三位先生的譯文分析得來的，最起碼我們該向他們致最大敬意。

（註一）• 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edit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 2nd Printing, 1963. Symposium, p.p. 562-563

（註二）• 「宗」一書的此文原註如下——（討論集）。趙愛德 (Jowett) 英譯本。1871年版，第一卷第527頁。可知此文乃柏拉圖之另一種英譯本。

（註三）• 顏先生譯文的原文出處爲——“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 from *single beautiful bodies to all beautiful bodies, from bodies to forms, and from forms to practices and notions, until he contemplates “the vast sea of beauty”*;